

一  
本紀

五帝 夏 殷 周 秦 秦始皇

史記



史記一音  
共十二本

內夾帛書  
先公手書  
之志記

肆八号  
史記集解  
十二册  
何義門閣

史記集解  
十二册  
臨何義門閣本

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篇總一百三十卷



十二本紀一十二卷

十表一十卷

八書八卷

三十世家三十卷

七十列傳七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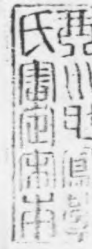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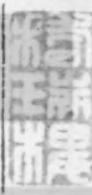
裴駟注

皇明崇禎十有四年歲在昭陽大荒駱暉月上日琴川毛氏開雕

索隱曰昭陽辛也爾雅曰在辛曰重光在巳曰大荒落今從歷書天官書



史記目錄



十二本紀

十表

八書

三十世家

七十列傳

史記一

史記二

史記三

史記四

史記五

史記六

五帝本紀第一

夏本紀第二

殷本紀第三

周本紀第四

秦本紀第五

秦始皇本紀第六

裴駙集解



史記七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八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九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十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一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二

孝武本紀第十二

史記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史記十四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史記十五

六國表第三

史記十六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史記十七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史記十八

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

史記十九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史記二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史記二十一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史記二十二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史記二十三

禮書第一

史記二十四

樂書第二

史記二十五

律書第三

史記二十六

曆書第四

史記二十七

天官書第五

史記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史記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史記三十

平準書第八

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史記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史記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記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史記三十六

陳杞世家第六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史記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史記四十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四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四十二



史記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史記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史記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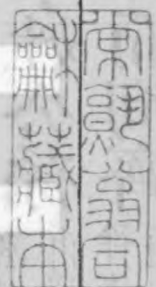


史記目錄 終

傷士礼居歲何義門先生手刻本臨



史記集解序



裴駟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駟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校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質真偽舛雜故中散大夫

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麓有所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譬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抵牾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蓄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史記一凡是徐氏義稱徐姓名以別之

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者

徐廣曰號有能

少典之子姓公孫

譙周曰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謐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

名曰軒轅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

徐廣曰墨子曰年踰十五則聰明心慮無不徇通矣駟案徇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

長

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

皇甫謐曰易稱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是爲炎帝班固曰教民耕農故

號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

戈呂征不亨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

應劭曰蚩尤古天子瓚曰孔子二朝

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

炎帝欲侵陵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

氣

土肅曰五竹之氣

藝五種

藝樹也詩云藝之在菽周禮曰穀宜五種鄭玄曰五種黍稷菽麥稻也

撫萬民度四方

王肅曰度四方

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

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謐曰在上谷

三戰

戰於涿鹿之野

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張晏曰涿鹿在上谷

遂禽殺蚩尤

皇覽曰蚩尤家在東平郡壽張縣關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

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

平者去之披山通道

徐廣曰披他本亦作波字蓋當爲訛訛者旁其邊之謂也披語誠合今世然古今不必同也

未嘗寧居東

至于海登丸山

徐廣曰丸一作凡駟案地理志曰丸山在郎邪朱虛縣

及岱宗西至于空桐

應劭曰山名韋昭曰在隴

右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封禪書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地理志曰湘山在長沙益陽縣北逐葷粥匈奴

傳曰唐虞以上有山戎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

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

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張晏曰黃帝有景雲之應因以名師與官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

封禪與為多焉徐廣曰多一作朋獲寶鼎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迎數之也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舉

風后力牧常先大鴻鄭玄曰風后黃帝三公也班固曰力牧黃帝相也大鴻見封禪書以治民順天地之紀

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徐廣曰一云幽明之數合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王肅曰草木時是也

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徐廣曰一作沃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

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

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皇甫謐曰受國於有熊后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山海經曰在窮山之際西射之南張晏曰作軒冕

之服故謂之軒轅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徐廣曰祖一作嫫嫫祖為黃帝正妃

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嚳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

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

德焉黃帝崩皇甫謐曰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歲葬橋山皇覽曰黃帝冢在上郡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

陽立是為帝顓頊也

帝顓頊高陽者皇甫謐曰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

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

教化潔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地理志曰流沙在張

掖居延縣東至于蟠木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

照莫不砥屬王肅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帝顓頊生子曰窮蟬顓頊崩皇甫謐曰在位七十八年年九

十八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頓丘者城門名頓丘道而玄嚳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

帝嚳高辛者張晏曰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之地名顓頊與嚳皆以字為號上古質故黃帝之

曾孫也高辛父曰嶠極嶠極父曰玄嚳玄嚳父曰黃帝自玄嚳與

嶠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皇甫謐曰都亳今河南偃師是高辛於顓頊為族子

白族子

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  
 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  
 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  
 之其色郁郁其德凝凝其動也時其服也土帝嚳漑執中而徧天  
 下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徧字一作尹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帝嚳娶陳鋒氏女  
 生放勛娶姬訾氏女生摯帝嚳崩皇甫謐曰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皇覽曰帝嚳家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而  
 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勛立是為帝堯帝堯者謚法曰翼善傳聖曰堯放  
 勛徐廣曰號陶唐皇甫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其仁如天其知如  
 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徐廣曰純一作絞駟案太古冠冕圖云夏名冕曰收禮記曰野夫黃冠鄭玄曰純衣士之祭服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以親九族九族  
 既睦便章百姓徐廣曰下云便程東作然則訓平為便也駟案尚書並作平字孔安國曰百姓百官鄭玄曰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百姓昭明  
 合和萬國乃命羲和孔安國曰重黎之後羲和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

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東曰暘谷尚書作暘夷孔安國曰東表之地稱暘東日出於暘谷羲仲治東方之官敬道曰

出便程東作孔安國曰敬道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孔安國曰日中謂春分之日也鳥南

方朱鳥七宿也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孟季則可知也其民析鳥獸字微孔安國曰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其民老壯分析也

乳化曰字尚書微作尾字說文云尾交接也申命羲叔居南交孔安國曰夏與春交此治南方之官也便程南譌敬致孔

國曰譌化也平序分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也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孔安國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

也以正中夏之節馬融王肅謂日長晝漏六十刻鄭玄曰五十五刻其民因鳥獸希革孔安國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

易也革改也申命和仲居西土徐廣曰一無土字以為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駟案鄭玄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坑山日昧谷徐

曰一作柳谷駟案孔安國曰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孔安國曰秋西方萬物成也夜

中星虛以正中秋孔安國曰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也其民夷易鳥

獸毛毳孔安國曰夷平也老壯者在田與夏平也毳理也毛更生曰整理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孔安國曰北稱幽都

謂所聚也便在伏物曰短星昴以正中冬孔安國曰日短冬至之日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節也馬融王肅謂日短晝

漏四十刻鄭玄曰四十五刻其民燠鳥獸氄毛徐廣曰氄音茸駟案孔安國曰民入室處鳥獸皆生氄毳細毛以自溫也歲三百六

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徐廣曰古勅字百官眾功皆興堯曰誰可順

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孔安國曰放齊臣名堯曰吁頑凶不用孔安國曰吁疑怪之辭堯

又曰誰可者謹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孔安國曰謹兜臣名堯曰共

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嶽鄭玄曰四嶽四時官主方嶽之事湯湯

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孔安國曰懷包襄上也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

鯀可馬融曰鯀臣名禹父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嶽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堯

於是聽嶽用鯀九歲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

庸命踐朕位鄭玄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

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眾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

孔安國曰無妻曰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

以孝蒸蒸治不至姦孔安國曰不至姦惡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

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孔安國曰舜所居媯水之汭如婦禮堯善之

乃使舜慎和五典鄭玄曰五典五教也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

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

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召舜曰女謀

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鄭玄曰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徐廣

曰音亦今文尚書正月上日馬融曰上日朔日也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

鄭玄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玄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遂類於上帝鄭玄曰禮祭上帝于圜丘禋于六

宗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駟案六宗義眾矣愚謂鄭說為長望於山川辯於羣神徐廣曰辯音班駟案鄭玄曰羣神若丘陵墳衍

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馬融曰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

往班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馬融曰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鄭玄曰柴祭東嶽者考績柴燎也望秩於

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鄭玄曰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同律度量衡鄭

曰律音律度量丈尺脩五禮馬融曰吉凶賓軍嘉也五玉鄭玄曰即五瑞也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三帛馬融曰三孤所執也鄭玄曰帛所以

薦王也必三者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

卒乃復馬融曰五器上五玉五禮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鄭玄

曰巡狩之年諸侯見於方嶽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也

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決川馬融曰禹平水上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象

以典刑馬融曰言答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流宥五刑馬融曰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

鞭作官刑馬融曰為辨治官事者為刑扑作教刑鄭玄曰扑攢楚也金作贖刑馬融曰金黃金

出金贖罪坐小戒慎者青裁過赦鄭玄曰青裁為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怙終徐廣曰怙其姦邪

之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爾雅曰謚靜也謹兜進言共工堯曰不

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強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馬融曰國名也在江淮荊州數為亂

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馬融曰北裔也以變北狄徐廣曰變一作燮放

謹兜於崇山馬融曰南裔也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馬融曰西裔也以變西戎殛鯀

於羽山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以變東夷四臯而天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

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駟案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丘隴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百姓悲

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

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

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劉熙

曰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于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是為帝舜虞舜者謚法曰仁聖盛明曰舜名曰重

華徐廣曰皇甫謐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崩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

華

華

華

華

華

華

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寤蟬寤蟬父曰帝  
 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寤蟬以至帝舜皆微為  
 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  
 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  
 以篤謹匪有解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鄭玄曰在河東漁雷澤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  
 陶河濱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作什器於壽丘皇甫謐曰在魯東門之北就時於負夏鄭玄曰負

夏衛地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  
 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  
 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  
 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  
 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  
 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史記音隱曰音游甫反馴謂窳病也

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  
 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  
 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  
 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劉熙曰舜以權謀自

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  
 是日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  
 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  
 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名見左傳世得其利謂之八愷賈逵曰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名見左傳  
 世謂之八元賈逵曰元善也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

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王肅曰君治九土之宜杜預曰后土地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  
 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



鴻氏有不才子賈逵曰帝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讎兜也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

沌少皞氏服虔曰金天氏帝號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

也其行窮而好奇服虔曰謂共工氏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檇

杌賈逵曰檇杌頑凶無疇匹之貌謂鯀也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賈逵曰縉雲氏

黃帝時在縉雲之官也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

下惡之比之三凶杜預曰非帝子孫故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

四裔賈逵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以御魍魎服虔曰魍魎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為人害於是四門辟言毋

凶人也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

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

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

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

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

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馬融曰奮明庸功也美堯之事者使居官

相事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

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鄭玄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也舜

曰棄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汝后稷播時百穀鄭玄曰時讀曰時舜曰契百

姓不親五品不馴鄭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王肅曰五品五常也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

舜曰皋陶蠻夷猾夏鄭玄曰猾夏侵亂中國也寇賊姦軌鄭玄曰由內為姦起外為軌汝作士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馬融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馬融曰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馬融曰謂主百工之官也舜曰誰能馴予工馬融曰謂主百工之官也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謂主百工之官也

舜曰誰能馴予上下馬融曰謂主百工之官也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

益為朕虞馬融曰虞掌山澤之官名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

遂以朱虎熊羆為佐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玄曰天

曰為司空共

事地事人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為秩宗鄭玄曰主秩尊卑夙夜唯敬

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為典樂教禘子鄭玄曰國子也案尚書作胃子

孔安國曰維胃聲相近直而溫馬融曰正直而色溫和寬而栗馬融曰寬大而謹敬戰栗也剛而毋虐簡而毋傲詩

言意諝長言馬融曰諝所以長言詩之意也聲依詠律和聲鄭玄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和也八音能諧

毋相奪倫神人以和鄭玄曰祖考來格聲后德讓其一隅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自獸率

舞鄭玄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舜曰龍朕良忌讒說殄偽振驚朕眾齊說殄行振驚眾馴察鄭玄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遠是驚動我之眾臣使之疑惑命汝為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

女二十有二人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勅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鄭玄曰皆格于文祖時所勅命也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眾功咸與分北

三苗鄭玄曰所竄三苗為西裔諸侯者猶為惡乃復分析流之此二十二入咸成厥功皋陶為大理平民

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

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

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

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

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鄭玄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東長鳥夷

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

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

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坂或

巨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

疑是為零陵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禮記曰舜葬蒼梧一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

于陰皇甫謐曰或曰二妃葬衡山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徐廣曰如敬貌如

子道封弟象為諸侯孟子曰封之有庶音鼻舜子商均亦不肖皇甫謐曰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舜乃

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

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譙周曰以唐封

堯之子以虞封舜之子

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

敢專也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徐廣曰外傳曰黃帝二十五子

其得姓者十四人虞翻云以德為氏姓又虞說以凡有二十五人其二人同姓姬又十一人為一姓西祁已滕歲任荀釐姑嬛衣是也餘十二姓德薄不紀錄故黃帝為

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張晏曰堯為唐

侯國於中山唐縣是也帝舜為有虞皇甫謐曰舜嬪于虞因以為氏今河東大陽西山上虞城是也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

姒氏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鄭玄曰駁許慎五經異義曰春秋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

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士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以此言之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

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

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徐廣

曰薦紳即搢紳也古字假借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

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

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

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徐廣曰弟但也史記漢書見此者非一又左思蜀都賦曰弟如

真池而不詳者多以為字誤學者安可不博觀乎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

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

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史記卷一

史記二

夏本紀第二

夏禹

諡法曰受禪成功曰禹

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

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為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

夏川出鳳鳴  
氏書應來市

勉之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禹為人

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王肅曰以身為法度稱

以出徐廣曰一作士暨暨穆穆為綱為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

百姓與人徒以傳土尚書傳作敷馬融曰敷分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馬融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

調案尚書大傳曰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

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馬融曰祭祀豐祭卑宮室致費

於溝洫包氏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減減廣深八尺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

橈徐廣曰他書或作藪駟案孟康曰橈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橈音茅藪之藪謂以板置其泥上以通行路也山行乘橦徐廣曰橦一作橋音丘遙反駟案如

淳曰橦車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音紀錄反

左準繩右規矩王肅曰左右言常用也載四時王肅曰所以行不違四時之宜也

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溼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

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孔安國曰堯所

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鄭玄曰兩河間曰冀州壺口治梁及岐鄭玄曰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懸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既修太原

至於嶽陽孔安國曰太原今為郡名太嶽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覃懷致功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鄭玄曰懷縣屬河內至於衡漳

孔安國曰漳水橫流其土白壤孔安國曰土無塊曰壤賦上上錯孔安國曰上上第一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田中中孔安國曰九州之中為

第五常衛既從大陸既為鄭玄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鳥夷衣服鄭玄曰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孔安國曰服其皮明水害除夾右碣石孔安國曰碣石海畔之山也入于海徐廣曰海一作河濟河維沅州鄭玄曰

曰言沅州之界九河既道馬融曰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類覆釜胡蘇簡絮鈞盤鬲津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鄭玄曰

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城陽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士孔安國曰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

蠶其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草絲木條孔安國曰絲茂條長也田中下孔安國曰第六賦貞作十

有三年乃同鄭玄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其貢漆絲其筐織文

孔安國曰地宜漆林又宜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浮於濟漯通於河鄭玄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海岱維青州

鄭玄曰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嶧夷既略濰淄既道馬融曰嶧夷地名用功少曰略鄭玄曰地理志濰水出琅邪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其

土白墳海濱廣瀉徐廣曰在澤又作斥厥田斥鹵鄭玄曰斥謂地鹹鹵田上下賦中上孔安國曰田第

三賦 厥貢鹽絺海物維錯 孔安國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鄭  
第四 賦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 岱賦絲臬鉛松怪

石 孔安國曰賦谷也怪異好石似玉 萊夷為牧 孔安國曰萊夷  
中為琴 浮於汶通於濟 鄭玄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蓋縣蒙羽二  
至岱南 淮沂其治蒙羽其藝 鄭玄曰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蒙羽二  
及淮 鄭玄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 東原底平 鄭玄曰東原地名  
鉅野澤孔安國曰水所停曰都 其田上中賦中中 孔安國曰田  
草木漸包 孔安國曰漸長 其田上中賦中中 第二賦第五 貢維土五色 鄭玄曰  
者所以為 羽賦夏秋 孔安國曰夏秋秋雉名也 嶧陽孤桐 孔安國曰嶧山之陽特生桐  
太社之封 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 淮夷蠙珠泉魚 孔安國曰淮夷二  
在下 泗濱浮磬 孔安國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 淮夷蠙珠泉魚 孔安國曰淮夷二  
魚鄭玄曰淮夷 其篚玄織縞 鄭玄曰織細也 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維揚  
淮水之上民也 其篚玄織縞 祭服之材尚細 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維揚

州 孔安國曰北 彭蠡既都陽鳥所居 鄭玄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孔安  
據淮南距海 國曰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居此澤也 三

江既入震澤致定 孔安國曰震澤吳南太湖名 竹箭既布 孔安國曰  
言三江已入致定也為震澤 水去布生 其草惟夭

其木惟喬 少長曰天 其土塗泥 馬融曰田 田下下賦下上上雜 孔安國曰田第  
漸加也 九賦第七雜出

第六 貢金三品 孔安國曰金銀銅 瑤琨竹箭 孔安國曰瑤  
鳥羽旄 島夷卉服 孔安國曰南海 其篚織貝 孔安國曰織細繪也貝水物也鄭玄曰貝  
牛尾也 島夷卉服 葛越 其篚織貝 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  
織之即 成矣 其包橘柚錫貢 孔安國曰小曰橘大曰柚錫命乃貢言不常也鄭  
成矣 玄曰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 均江海通

淮泗 鄭玄曰均讀曰 荆及衡陽維荊州 孔安國曰北據荆 江漢朝宗于海 孔安  
沿沿順水行也 山南及衡山之陽 國曰

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于 九江甚中 孔安國曰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朝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 鄭玄曰地理志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為大江 沱

涔已道 孔安國曰沱江別名涔水名 雲夢土為治 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  
鄭玄曰水出江為沱漢為涔 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賦畝之治

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 孔安國曰田 貢羽旄齒草金三品 柶榦栝  
第八賦第三 柶石中矢鏃丹朱類也 維箇露栝 徐廣

柶 鄭玄曰四木名孔安國曰 柶榦也栝榦身曰栝 檠砥砮丹 也檠石中矢鏃丹朱類也 維箇露栝 曰一  
作箭足杆杆即栝也音怡箭足者矢鏃也或以 三國致貢其名 馬融曰言箇露栝三  
箭足訓釋箇露手駟案鄭玄曰箇露聆風也 其篚玄纁璣組 孔安國曰此州染玄纁  
給宗廟繡酒重之故包裹又纁結也 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

於水中組 九江入賜大龜 孔安國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 浮於江沱涔於漢踰  
綬類也 荆山北距河水 伊雒瀍澗既入於河 孔安

于雒至於南河荆河惟豫州 孔安國曰西南至 伊雒瀍澗既入於河 孔安

國曰

國曰

國曰

國曰

國曰

國曰

國曰

國曰

國曰

國曰

國曰

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澗池  
山澗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  
榮播既都孔安國曰榮澤名  
道荷澤被明都孔安國曰成道都  
國曰荷澤在胡陵明都澤名  
在荷東北水流沃覆被之  
其土壤下土墳墟孔安國曰墟疏也馬融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墟也  
田中上

賦雜上中孔安國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貢漆絲絺紵其筐織絮孔安國曰細綿也  
錫貢磬錯孔安國曰磬錯也  
國曰治玉石曰浮於雜達於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汶嶧既

藝鄭玄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煎氏道嶧冢山在漢陽西  
沱涔既道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  
蔡蒙旅平孔安國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  
旅平言治功畢也鄭玄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  
和夷底績馬融曰和夷地名也  
其土青驪孔安國曰色青黑也  
田下上賦下中

三錯孔安國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貢璆鐵銀鏤咎磬孔安國曰璆玉名鄭玄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鏤剛鐵可以刻鏤也  
熊馬融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鄭玄曰地理志西傾山  
羆狐狸織皮孔安國曰貢四獸之皮也織皮今蜀也  
西傾因桓是來

浮于潛踰于沔孔安國曰漢上水為沔鄭玄曰或謂漢為沔  
入于渭亂于河孔安國曰正絕流曰亂  
黑水在隴西臨洮  
西河惟雍州孔安國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  
弱水既西孔安國曰導之西流至于合黎鄭玄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也  
涇

屬渭汭孔安國曰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於渭也鄭玄曰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  
漆沮既從澧音澧  
水所同孔安國曰之水已從入渭澧水所同于渭也  
荆歧已旅孔安國曰荆在歧東非荊州之荆也  
終南敦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曰二山名言

相望也鄭玄曰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  
原隰底績至于都野鄭玄曰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  
三危既度三  
苗大序孔安國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禹之功也  
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孔安國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

少貢璆琳琅玕孔安國曰璆琳皆玉名琅玕石名而似珠者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孔安國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  
會于渭汭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序孔安國曰織皮毛布

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孔安國曰三山在冀州太嶽在上黨西也  
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孔安國曰國曰此三山在冀州之南河之北  
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于滄海  
西傾

朱圉鳥鼠鄭玄曰地理志曰朱圉在漢陽南孔安國曰鳥鼠山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  
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鄭玄曰地理志太華山在弘農華陰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  
道嶧冢至

于荆山鄭玄曰地理志荆山在南郡臨沮  
內方至于大別鄭玄曰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各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汶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徐廣曰淺一作滅駟案國語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豫章  
道九川弱

水至於合黎鄭玄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孔安國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  
餘波入于流沙孔安國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鄭玄曰

地理志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馬融王肅皆云合黎流沙是地名

南海鄭玄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孔安國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也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孔安國曰至華陰山北而東行東至砥柱孔安國曰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也在西虢之界又

東至于盟津孔安國曰在洛北東過維汭至于大邳孔安國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邳北過降

水至于大陸鄭玄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孔安國曰大陸澤名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鄭玄曰下尾合名曰逆又東為

蒼浪之水孔安國曰別流也在荊州過三澁入于大別孔安國曰三澁水名鄭玄曰在江夏竟陵之界南入于江東

匯澤為彭蠡孔安國曰匯回也水東迴為蠡彭大澤東為北江入于海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為三道入震澤遂為北江而

入汶山道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醴孔安國曰馬融王肅皆以醴為水名鄭玄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

過九江至于東陵孔安國曰東陵地名東迤北會于匯孔安國曰地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彭蠡東為中

江入于海孔安國曰有北有中南可知也道沆水東為濟入于河孔安國曰陶丘丘再成者也鄭玄曰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沆為榮孔安國曰濟在溫西北榮澤在敖倉東南東出陶丘北孔安國曰陶丘丘再成者也鄭玄曰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又

東至于荷孔安國曰荷澤之水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道孔安國曰汶與沂泗二水合入海也道渭自鳥鼠同穴孔安國曰鳥鼠共為雄雌同穴處此

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孔安國曰與沂泗二水合入海也道渭自鳥鼠同穴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焉

道雒自熊耳孔安國曰在宜陽之西東北會于澗瀍孔安國曰會於河南城南又東會于伊孔安國曰伊水出焉

東北入于河孔安國曰合于鞏之東也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孔安國曰四方之邑已可居也九山

棊旅孔安國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也九川滌原孔安國曰九州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九澤既陂孔安國曰九州之澤皆已

决溢也孔安國曰六府金木水火土穀眾土交正致慎財賦鄭玄曰眾土美惡及

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

咸則三壤成賦鄭玄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中國賜土姓祗

台德先不距朕行鄭玄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令天子

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為天子之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內百里賦納總孔安國曰甸內近王城者禾稌

曰總供食國之馬也

二百里納銍孔安國曰所銍列謂禾穗三百里納秸服孔安國曰秸稾也服稾役四百里粟五

百里米孔安國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甸服外五百里侯服孔安國曰侯侯也斥侯而服事也百里采馬融曰采事也

百里采馬融曰采事也

百里采馬融曰采事也



各受王事者 二百里任國 孔安國曰任王事者 三百里諸侯 孔安國曰三百里同為王者斥侯故合三為一名 侯服外五

百里綏服 孔安國曰綏安也服王者政教 三百里揆文教 孔安國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 二百里奮

武衛 孔安國曰文教之外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之 綏服外五百里要服 孔安國曰要東以文教也 三百里夷 孔安國曰要

國曰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 二百里蔡 馬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 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馬融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

治 三百里蠻 馬融曰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 二百里流 馬融曰流行無城郭常居 東漸于海西被于

流沙朔南暨 鄭玄曰朔北方也 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

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

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皋

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長 孔安國曰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 敦序九族眾明高翼近可遠

在已 鄭玄曰次序九族而親之以眾明作 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

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 孔安國曰言帝堯亦以為難 知人則智能官人能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

巧言善色佞人 鄭玄曰禹為父隱故言不及 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

乃言曰始事事 孔安國曰言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為驗 寬而栗 孔安國曰性寬必而能 柔而立 孔安國曰和柔

而能 愿而共 孔安國曰愿而恭敬 治而敬擾而毅 徐廣曰擾一作柔馴案孔安國曰擾順也致果為毅 直而溫簡而

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 孔安國曰章明也吉善也 曰宣三德蚤夜翊明有

家 孔安國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也 曰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 孔安國曰嚴敬也

治政事可為諸侯也 翁受普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 孔安國曰翁合也能合受三六

馬融曰亮信采事也 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

謂亂天事天討有辜五刑五用哉 孔安國曰言用五刑必當 吾言底可行乎禹曰汝

言致可績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

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曰孳孳皋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

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橈山行乘橰行山棊木與益予眾庶稻鮮食 孔安國曰鳥獸新殺曰鮮 以決九川

致四海浚畎澮鄭玄曰畎澮田間溝也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

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

帝慎乃在位安爾止鄭玄曰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

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鄭玄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祥瑞也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

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馬融曰我欲左右助民汝當翼成我也余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余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治滑以

出入五言女聽尚書滑字作留音忽鄭玄曰留者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予卽辟女匡拂予

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諸衆讒嬖

臣君徐廣曰一作吾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孔安國曰帝用臣不是則賢愚竝位優劣共流故也帝曰毋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

家鄭玄曰朋淫淫門內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

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孔安國曰薄迫言至海也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各道

有功苗頑不卽功孔安國曰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

序之也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

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

歌曰肱股善哉元首起哉百工喜哉

事慎乃憲敬哉孔安國曰率臣下爲起治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叢勝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孔安國曰叢勝細碎

無大略也君如此則臣憐情萬事墮廢也帝拜曰然往欽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

徐廣曰舜本記云禹乃興九韶之樂爲山川神主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劉熙曰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

年之後攝禹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舜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劉熙曰今潁川陽城

使得祭祀與

致四海浚畎澮鄭玄曰畎澮田間溝也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

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

帝慎乃在位安爾止鄭玄曰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

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鄭玄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

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馬融曰我欲左右助民汝當翼成我也余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余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治滑以

出入五言女聽尚書滑字作留音忽鄭玄曰留者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予卽辟女匡拂予

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衛諸衆讒嬖

臣君徐廣曰一作吾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孔安

國曰帝用臣不是則賢愚竝位優劣共流故也帝曰毋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

家鄭玄曰朋淫淫門內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

孔安國曰塗山國名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復往治水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

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孔安國曰薄迫言至海也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各道

有功苗頑不卽功孔安國曰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

序之也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

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孔安國曰蕭韶舞樂名備樂九奏而致鳳皇也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

時維幾孔安國曰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乃歌曰肱股善哉元首起哉百工喜哉

孔安國曰肱股之臣古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皋陶拜首稽首揚言曰念哉鄭玄曰使羣臣念帝之戒率爲興

事慎乃憲敬哉孔安國曰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孔安國曰叢脞細碎

無大略也君如此則臣懈情萬事墮廢也帝拜曰然往欽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

徐廣曰舜本記云禹乃興九韶之樂爲山川神主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劉熙曰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舜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劉熙曰今潁川陽城

使得祭祀與

是也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皇甫謐曰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

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禮緯曰祖以吞薏苡生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

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徐廣曰史記皆作英字而以英布是此苗裔或在許

皇覽曰皋陶冢在廬江六縣而后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皇甫謐曰

謐曰年百歲也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並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

陽孟子曰陽字一作陰劉黻曰崇高之北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

禹曰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

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啓夏后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

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地理志曰扶風鄠縣是扈國啓伐之大戰於甘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將戰

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孔安國曰天子六卿其將皆命卿也啓曰嗟六事之人孔安國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予誓

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鄭玄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天用勦

絕其命孔安國曰勦絕也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孔安國曰共奉也左不攻于左右不攻

于右女不共命鄭玄曰左車右車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孔安國曰御以正馬爲政也三者有失皆不奉

我命也用命賞于祖孔安國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即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僇于社孔安國曰謂之社事奔北則僇之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也遂滅有扈氏天下

咸朝夏后帝啓崩徐廣曰皇甫謐曰夏啓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

孔安國曰盤于游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孔安國曰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

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爲帝中康帝中康時羲和酒淫

廢時亂曰孔安國曰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太康之後沈湎於酒廢天時亂甲乙也胤往征之作胤征孔安國曰胤之君受王命往

征之鄭玄曰胤臣名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

帝宁立帝宁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

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

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爲帝孔甲帝孔甲立

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

不能食未得豢龍氏

賈逵曰豢養也穀食曰豢

陶唐既衰其后有劉累

服虔曰后劉累之為諸侯者夏后賜

之姓學擾龍

應劭曰擾音柔擾馴也龍亦養

干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

氏

服虔曰御亦養

受豕韋之後

徐廣曰受一作更駟案賈逵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後祝融之後封於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龍一

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賈逵曰夏后既饗而又使求致龍劉累不能得而懼也傳曰遷于魯縣孔

甲崩子帝皋立

帝皋崩

左傳曰皋墓在敬南陵

子帝發立

帝發崩子帝履癸

立是為桀

帝桀之時

謚法賊人多殺曰桀

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

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廼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

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

孔安國曰地在安邑之西鄭玄曰南夷地名

遂放

而死

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駟案汲冢紀年曰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矣

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

夏臺使至此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

杞也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

男氏斟尋氏

徐廣曰一云斟氏尋氏

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

戈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禮運稱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鄭玄曰得夏

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

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

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

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棺穿墻深二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上階三等周方一畝呂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徒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裘三領桐棺三十地

理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為下有羣鳥耘田也

卷之三十一

史記三

殷本紀第三

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淮南子曰有娥在不周之北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

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

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封於商鄭玄曰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賜姓子氏禮緯曰祖以玄鳥生子也契興於唐虞大禹之

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乎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

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

曹圉卒子冥立宋忠曰冥為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

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

報丙卒子主任立主任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

成湯成湯張晏曰禹湯皆字也二王去唐虞之文從高陽之質故夏殷之王皆以名為號謚法曰除虐去殘曰湯自契至湯八遷孔安國曰

魏川屯鳳葛氏雷定南本

十四世凡 **湯始居亳** 皇甫謐曰梁國穀熟 **從先王居** 孔安國曰契父帝譽都亳湯

八徙國都 **帝誥湯征諸侯** 孔安國曰為夏 **葛伯不祀湯始伐之**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伯為

陵之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 鄰地理志曰葛今梁國寧

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

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

為有莘氏媵臣 列女傳曰湯妃 **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

**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 **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

**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孔安國曰鳩房

也一篇皆所以醜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

**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

**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

**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

**伐桀湯曰格汝眾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 馬融曰 **敢行舉亂有**

**夏多罪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孔安國曰不敢

**之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

**而割政** 孔安國曰奪民農 **女其曰有罪其柰何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

**國** 孔安國曰桀之君臣相率遏止眾力 **有眾率怠不和** 馬融曰眾民相

**時喪予與女皆亡** 尚書大傳曰桀人之有口猶吾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

**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 尚書理字作資 **女毋不信朕不食言**

**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僂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

**吾甚武號曰武王** 詩云武王載旃有虔秉 **桀敗於有娥之墟桀奔於鳴條**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豎俘厥寶玉** 孔安國曰三豎國名桀走 **義伯仲伯作**

**典寶** 孔安國曰二臣作典寶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孔安國曰欲變置社稷而後

作夏社孔安國曰言夏社不可遷之義伊尹報徐廣曰一云伊尹報政於是諸侯必服湯乃踐天子位

平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陶徐廣曰一无此陶字孔安國曰地名湯自三麥而還中囁作誥孔安國曰仲虺湯左

相奚仲既紂夏命孔安國曰紂其王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

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

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

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

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音與有狀

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徐廣曰一作政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伊

尹作咸有一德王肅曰言君臣皆有德咎單作明居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湯乃改正朔易

服色上白朝會以晝湯崩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

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劉向曰殷湯無葬處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

廼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 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

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 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

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 帝太甲元年伊尹作

伊訓作肆命作徂后鄭玄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

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孔安國曰湯葬地鄭玄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三年

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

於是伊尹廼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

以寧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

丁立 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巴氏平利鄉亳近巴氏咎單

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為帝太庚 帝太庚崩

子帝小甲立徐廣曰世表云帝小甲太庚弟也帝小甲崩弟維已立是為帝維已殷道

衰諸侯或不至帝維已崩弟太戊立是為帝太戊 帝太戊立伊

陟為相孔安國曰伊陟伊尹之子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孔安國曰祥妖怪也木合生不恭之罰鄭玄



曰兩手搯之曰拱

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

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孔安國曰贊告也巫

咸臣名也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馬融曰艾治也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

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馬融曰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遷于傲孔安國曰地名皇甫謐曰或云河南敖倉是河亶甲居相

孔安國曰地名在河北祖乙遷于邢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為帝外壬中丁書闕

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為帝河亶甲時殷復衰河

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祖乙崩子帝祖

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為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

之子祖丁是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

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衰

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

是諸侯莫朝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為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

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廼五遷無定處孔安國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

都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孔安國曰胥相也民不欲徙皆咨嗟憂愁相與怨其上也盤庚乃告諭諸侯

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

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鄭玄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行湯之政

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

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廼作盤

庚三篇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為帝小乙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

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

鄭玄曰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

百吏皆非也於是廼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傳險中徐廣曰尸子云傳岩在北海之

州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傳險孔安國曰傳氏之岩在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

也供食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

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

耳而响武丁懼祖已曰孔安國曰言大視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

唯天監下典厥義孔安國曰言大視降年有永有永非天天民中絕

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孔安國曰不順德言無義也不

德謂其有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弃道

永有不永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

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

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孔安國曰祭之明日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

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

是為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

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

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濱暴雷武乙震死

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長子曰微

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

為帝辛天下為之紂諡法曰殘義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

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

為皆出已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皇甫謐曰有妲己之言是

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

之錢如淳曰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而盈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許慎曰

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爾雅曰池遼沙丘也地理多

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徐廣曰最以酒為

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

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以

西伯昌九侯

徐廣曰一作鬼侯

鄂侯

徐廣曰一作邶音

為三公九侯有好女

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

徐廣曰云云無不憙淫

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疆

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

伯姜里

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姜里城西伯所拘處韋昭曰音酉

西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

馬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

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

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

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

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及西伯伐飢

國滅之

徐廣曰飢一作仇又作者

紂之臣祖伊

孔安國曰祖已後賢臣也

聞之而咎周

孔安國曰咎惡也

恐奔告

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

徐廣曰元一作卜

無敢知吉

馬融曰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孔安國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

孔安國曰相助也維王淫虐用自絕故

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

鄭玄曰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

法者修教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柰何紂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

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

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

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

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

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

鄭玄曰牧野紂南郊地名也

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曰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

徐廣曰鹿一作廩

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

已釋箕子之囚封紂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封子武庚祿父以續

殷祀

譙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子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

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

說於是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而封殷後為諸侯  
屬周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  
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詩書契為子姓其  
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史記三 終

魏川宅鳳堂  
氏書南

史記四

魏川宅鳳堂  
氏書南

周本紀第四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 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謚號也 姜原為帝嚳元

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

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

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水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

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忤如巨人之志

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

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

帝舜曰棄黎民始飢 徐廣曰今文尚書云祖飢故此作始飢祖始也 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

帝舜曰棄黎民始飢 徐廣曰今文尚書云祖飢故此作始飢祖始也 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

際皆有令德后稷卒 山海經大荒經曰黑水青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皇甫謐曰豕去中國三萬里也 子不窋立不

徐廣曰今藜鄉在扶風 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禮緯曰祖以履大跡而生 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

宙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韋昭曰夏大康失國廢稷之官不復務農不宙以失其官而

犇戎狄之間不宙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

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

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後

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慶節

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羌弗立羌弗卒子毀隃立音隃世本作隃毀隃卒子

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宋忠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高圉卒子亞圉立世本云亞

甫謚云雲都亞圉字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

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

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

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

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

豳渡漆沮徐廣曰水在杜陽岐山杜陽縣在扶風踰梁山止於歧下徐廣曰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駟案皇甫謚曰邑於周地

故始改國曰周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歧下及他旁國聞古公

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

居之徐廣曰分別而為邑落也作五官有司禮記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眾鄭玄曰此股時制民皆歌樂之

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

太任列女傳曰太姜有台氏之女太任摯任氏之中女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

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

亡如荆蠻文身斷髮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

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行於義諸侯順之公季卒皇甫謚曰葬鄆

縣之南山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

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

之伯夷叔齊在孤竹應劭曰在遼西令支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之太顛閎夭

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劉向別錄曰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

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長子今上黨所治縣是也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

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闕天之

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

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

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

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

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地理志虞在河東太陽縣芮在馮翊臨晉縣有獄不能決乃如周

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

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

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山海經曰有人人面獸身名曰犬戎明年伐密須應劭曰密須氏姑姓

之國瓚曰安定陰密縣是明年敗耆國徐廣曰一作毗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

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邠徐廣曰邠城在野王縣西北音干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

邑徐廣曰豐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

崩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

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

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

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

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馬融曰畢地名也

東觀兵至于盟津徐廣曰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為文王木主載以車

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

司空諸節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

徐廣曰一云子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鄭玄曰號今之軍法重者總爾

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馬融曰魚者介

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

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鳥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鳥瑞臻

赤者周之正色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

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居亂暴虐

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彘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

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徐廣曰一作滅乃遵文王遂率

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孔安國曰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言其猛也甲士四萬五千人以

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

毀壞其三正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離邊其王父母弟鄭玄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乃斷

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故今予

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鄭玄曰夫子丈夫之稱不可再不可三二月徐廣曰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

之正月周之二月也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爽也爽明早旦也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孔安國曰癸亥夜陳

甲子朝誓言之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无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令以麾曰

遠矣西土之人孔安國曰勞苦之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馬融曰豕大也司徒司馬司

空亞旅師氏孔安國曰亞次旅衆大夫也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千夫長百夫長孔安國曰師率卒率及庸蜀

羌髻微纘彭濮人孔安國曰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髻微在巴蜀纘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稱爾

戈孔安國曰稱舉也比爾于立爾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曰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也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

棄其先祖肆犯不咎鄭玄曰肆祭名答問也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

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孔安國曰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也俾

暴虐于百姓以茲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

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孔安國曰今日戰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也夫子勉哉不過於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孔安國曰伐謂擊刺也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也勉哉夫子尚

桓桓鄭玄曰威武貌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

土鄭玄曰禦疆禦謂疆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犇走者當以為周之役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

鄭玄曰所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

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曰致師者致

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靡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攝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以大卒馳帝紂師徐廣曰帝一作商紂師雖眾皆無

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

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

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

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

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荅拜遂入至紂死所

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劔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

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

劔斬以玄鉞司馬法曰夏執玄鉞末均曰玄鉞用鐵不磨礪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蔡邕獨斷曰前驅有九旒雲罕

東京賦曰雲罕九旒薛綜曰旒旗名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

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劔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

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周禮曰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玄曰鑑鏡屬也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絜氣陳明水以為

玄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

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

百姓其章顯聞于天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

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

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

召公釋箕子之囚徐廣曰釋一作原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

宮



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徐廣曰保一作寶命闕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

西歸行符記政事作武成孔安國曰武功成也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

物鄭玄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地理志燕國有焦縣帝舜之後於陳

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

丘曰齊爾雅曰水山其前而左曰營丘郭璞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乃東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

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

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

今六十年麋鹿在牧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隨巢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蜚鴻滿野天不享殷

今乃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徐廣曰一云不

願失亦不賓失滅一又云不顧亦不恤也

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徐廣曰一云肯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

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我南

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徐廣曰周書度邑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粵詹維

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維孔安國曰桃林在華山東偃干戈振兵釋旅公羊傳曰入曰振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

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徐廣曰一作前

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

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徐廣曰封禪書曰武

穆敬也

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皇甫謐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

庚寅崩駟案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也

太子誦代立是為

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

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

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  
九鼎保玉徐廣曰保一作寶命闕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

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孔安國曰武功成也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

物鄭玄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地理志燕國有焦縣帝舜之後於陳

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

丘曰齊爾雅曰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郭璞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乃東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

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

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

今六十年麋鹿在牧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隨巢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蜚鴻滿野天不享殷

今乃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徐廣曰一云不

頽失亦不賓失滅一又云不頽亦不恤也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

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徐廣曰一云肯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

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我南

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徐廣曰周書度邑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粵詹維

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維公羊傳曰入曰振旅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

林之虛孔安國曰桃林在華山東偃干戈振兵釋旅公羊傳曰入曰振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

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徐廣曰一作前亡

國宜告武王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

孔安國曰穆敬也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徐廣曰封禪書曰武

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皇甫謐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庚寅崩駟案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也太子誦代立是為

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

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

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

弟封為衛康叔晉唐叔得嘉穀鄭玄曰二苗同為一穗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

公于兵所徐廣曰歸一作醜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徐廣曰尚書序云旅天子之命初管蔡

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孔安國曰封命之書

次歸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孔安國曰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也其事在周公

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

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

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

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

夷殘奄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遷其君薄姑馬融曰齊地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孔安

國曰告衆方天下諸侯既紕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孔安國曰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古文尚書敘周官書篇名

與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何休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成王既

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孔安國曰賄賜也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

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

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

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

命鄭玄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

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

餘年不用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孔安國曰分別民之

居里異其善惡也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也作畢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

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

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

乃命伯冏孔安國曰伯冏名也申誡徐廣曰一作部太僕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國之政作

棨命復寧穆王將征犬戎徐廣曰犬一作吠祭公謀父諫韋昭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曰

不可先生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

韋昭曰是故周文公之頌韋昭曰文公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唐固曰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韋昭曰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先

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

之鄉韋昭曰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

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韋昭曰謂棄也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

稷不務我先王不窬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

序其德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

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

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訢載武王

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

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韋昭曰此總言之也夷蠻要服

戎翟荒服甸服者祭韋昭曰侯服者祀韋昭曰賓服者享韋昭曰要服者

貢韋昭曰荒服者王韋昭曰王王事天子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

之順祀也徐廣曰外傳有不祭則修意韋昭曰先修志意以自有不祀則修

言韋昭曰言有不享則修文韋昭曰文有不貢則修名韋昭曰名謂尊卑有

不王則修德韋昭曰遠人不服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韋昭曰序成謂上五者

刑罰也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

之辭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

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曰近無不聽遠無

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徐廣曰犬犬戎氏曰其職來王天子

曰予必曰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吾聞犬戎樹敦徐廣曰樹一作樹駟案韋昭曰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

曰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曰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鄭玄曰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為相王曰吁來

有國有士告汝祥刑孔安國曰告汝善用刑之道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王

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選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孔安國曰當何所敬非唯五刑乎當何所

輕重所宜也兩造具備徐廣曰造一作遭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聽其入五刑辭五

辭簡信正於五刑孔安國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矣五刑不簡正於五罰孔安國曰不簡

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也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孔安國曰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之五過之疵

官獄內獄閱實其罪孔安國曰使與罰名相當惟鈞其過馬融曰以此五過出八人罪與犯法者等五刑之

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孔安國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也簡信有

眾惟訊有稽孔安國曰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之至也無簡不疑共嚴天威孔安國曰無簡核誠

信不聽治其獄當嚴敬天威无輕用刑黥辟疑赦其罰百率徐廣曰率音鏹也音刷孔安國曰六兩口鏹鏹黃鐵也閱實其罪

劓辟疑赦其罰倍灑徐廣曰一作五倍曰徒孔安國曰倍百為二百鏹也閱實其罪臏辟疑赦其罰

倍差馬融曰倍二百為四百鏹也差者又加四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五百

徐廣曰一作六率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

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

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絜扈立共王

游於涇上密康公從韋昭曰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有三女犇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列女傳曰

康公母姓媿氏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眾

王御不參一族韋昭曰御妻官也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也夫粲美之物也眾以美物

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

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共王崩子懿王躋立懿王之時王室遂

衰詩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

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

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

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

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韋昭曰：極中也。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唐固曰：言文王布錫施利以載成周道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韋昭曰：召康公之後穆公虎為王卿士也。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韋昭曰：衛國之巫也。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韋昭曰：目相眄而口厲。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

警獻典

韋昭曰：典樂典。

史獻書師箴賏賦

韋昭曰：无眸子曰賏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

矇誦

韋昭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

主玄歌諷誦箴諫之語也。

百工諫庶人傳語

韋昭曰：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言，傳以語士。

近臣盡規

近臣矇僕之屬。親戚補

察警史教誨

警樂太師史太史也。

耆艾修之

韋昭曰：耆艾師傅也。修理警史之教以聞於王。

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

其有原隰衍沃也。

唐固曰：下平曰衍。有溉曰沃。

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

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

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

韋昭曰：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厲王太子

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

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

不讐，懟

韋昭曰：在危險之中。

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

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

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

宣王不修籍於千畝號文公諫曰賈逵曰文公文王母弟號仲之後為王卿士也宣王都鎬在畿

內不可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韋昭曰西夷別種四嶽之後也

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韋昭曰敗於姜戎時所亡也南國漢江之間料數也唐固曰南國南陽也

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四十六年宣王崩子

幽王宮涅立徐廣曰一作生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徐廣曰涇渭洛也駟案韋昭曰西周鎬京地震動故三川亦動

伯陽甫曰周將亡矣韋昭曰伯陽父周大夫也唐固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

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韋昭曰過失也言民不敢斥王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

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

也韋昭曰為陰所鎮宰也陽失而在陰韋昭曰在陰下也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

民用也韋昭曰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之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

洛竭而夏亡韋昭曰禹都陽城伊洛所近也河竭而商亡韋昭曰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也今周德若二代之

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國之徵也

川竭必山崩韋昭曰水泉不潤枯朽而崩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韋昭曰數起於一終於十則更故

也曰紀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嬖愛褒

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

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曰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

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

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虞翻曰龍自號褒之二先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

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粢而藏之乃吉韋昭曰龍所吐沫沫龍之精氣也於是布幣而策

告之韋昭曰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粢也龍亡而粢在積而去之韋昭曰積積也夏亡傳此器殷殷

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虞翻曰末年發而觀之

粢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謀之韋昭曰謀譎呼也唐固曰羣呼曰譎粢化為玄龜

以人玉後宮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之韋昭曰毀齒曰亂女七歲而毀也既笄而孕無

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韋昭曰山

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徐廣曰妖一作天天幼少也出於路者聞其夜

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

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

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

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

笑幽王為羹羹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

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

號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徐廣曰佞一作諂善諛好利王

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

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汲冢紀年曰自

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

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維周禮曰九命作伯鄭眾云長諸侯為方伯四十九年魯

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周禮曰九命作伯鄭眾云長諸侯為方伯四十九年魯

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

桓王平王孫也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五年鄭怨與魯易

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八年魯殺隱公立桓公十三年

伐鄭鄭射傷桓王桓王去歸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莊王

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賈逵曰莊王弟子儀也辛伯告王賈逵曰辛伯周大夫也

王殺周公王子克犇燕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釐王三年

齊桓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闔立惠王二年初莊王嬖姬姚

生子穉穉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為園左傳曰大臣為國也故大夫

生子穉穉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為園左傳曰大臣為國也故大夫



邊伯等五人作亂左傳曰五人者為國邊伯管文子禽祝跪也謀召燕衛師伐惠王左傳曰王奔温

已居鄭之櫟服虔曰櫟鄭大都立釐王弟穰為王樂及徧舞賈逵曰徧舞皆舞六代之樂也鄭虢

君怒四年鄭與虢君伐殺王穰復入惠王左傳曰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為

伯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左傳曰陳嬀歸

千京師實惠后也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

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

朋平戎于晉服虔曰戎伐周晉伐戎救周故和也王以上卿禮管仲辭曰臣賤有司

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杜預曰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秋來承王命

何以禮焉賈逵曰節時也王肅曰春秋聘享之節也陪臣敢辭服虔曰陪重也諸侯之臣於天子故曰陪臣王曰舅氏余嘉

乃勳賈逵曰舅氏言伯舅之使也母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九年齊桓公

卒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左傳曰十三年鄭伐滑賈逵曰滑姬姓之國駟案左傳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也

王使游孫伯服請滑賈逵曰二子周大夫鄭人囚之鄭文公怨惠王之人不與

屬公爵服虔曰惠王以后之嬖孽與之屬公而獨與號公王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服虔曰滑小國近鄭世世服從而更遠叛鄭師伐之

聽命後自愬於王王以與衛故囚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服虔曰富辰周大夫曰凡我周

之東徙晉鄭焉依子積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王不聽

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平

桓莊惠皆受鄭勞王棄親親翟不可從王不聽十六年王絀翟后

翟人來誅殺譚伯唐固曰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富辰曰吾數諫不從如是不出王

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

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鄭居王於汜杜預曰鄭南汜在襄城縣南子帶立為王取

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温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

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二十年晉

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賈逵曰河陽晉之温也踐土鄭地名在河內諸侯畢朝書諱

曰天王狩于河陽左傳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二十四年晉文公卒三十一年

秦穆公卒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

地理志陸渾縣屬弘農郡

賈逵曰王孫滿周大夫也

乃去十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已而復之十六年楚莊王卒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迎子周於

周立為悼公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二十七年靈王崩

皇覽曰靈王家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蓋以靈王生而有髻而神故諡靈王其家民祀

絕之子景王貴立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早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

賈逵曰景土之長庶子

皇覽曰景王家在洛陽太倉中秦封呂不韋洛陽十萬戶故大其城并圍景王家也

朝欲立之會崩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巧是為敬王

賈逵曰敬王猛母弟

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

賈逵曰澤邑周地也

春秋曰子朝韓楚皇

覽曰子朝家在南陽西鄂縣今西鄂晁氏自謂子晁後也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犇于

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三十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公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

徐廣曰皇甫謐曰敬王四十四年元巳卯崩壬戌也

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

徐廣曰世本云貞王介也

徐廣曰世本云元王亦也皇甫謐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

智伯二十八年崩子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有其地二十八年定王崩

徐廣曰皇甫謐曰貞定王十年元癸亥崩壬申

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

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鬼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考王十五年崩

徐廣曰皇甫謐曰考王元年辛丑崩乙卯

子威烈王午立考王封其弟子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

徐廣曰惠公之子也

以奉王

號東周惠公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二十四年崩

徐廣曰皇甫謐曰元丙辰崩巳卯駟案宋忠曰威烈王葬洛陽城中東北隅也

子安王驕立是歲盜殺楚聲王安

王立二十六年崩皇甫謐曰安王元庚辰崩乙巳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

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應劭曰周孝王封伯翳之後為侯伯與周別五百載合十七歲而霸

王者出焉徐廣曰從此後十七年而秦昭王立駟案韋昭曰武王昭王皆伯至始皇而王天下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為

顯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胙

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

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觀王

定立慎觀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

都西周西周武公徐廣曰惠公之長子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

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為請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聽是

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不如請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請令

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為太子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

周為秦故將伐之蘇代為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為秦之禍也言周

之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

入於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

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秦借道兩周之間

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

人謂韓徐廣曰一作可應劭曰氏姓注云以何姓為韓後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

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

謂秦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

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

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

南陽周君將以為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

矣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矣王報謂成君楚圍雍氏徐廣曰陽翟雍氏城也戰國策曰韓兵入西周西韓徵

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徐廣曰今河南新城縣高都城也周君曰子

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漢書百官表曰相國秦官駟謂韓亦有相國然則諸國其放秦也楚圍雍氏

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

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

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

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

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三十四年

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扑師武徐廣曰扑一作什戰國策曰秦敗魏將犀武於伊闕北取趙藺離石

者地理志曰西河有趙藺離石二縣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

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

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

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搯劍曰客安

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紕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

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

者百發盡息今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

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

而無出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徐廣曰一作厄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

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

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

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

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四十五年

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為太后養地

徐廣曰地理志云應今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

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

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

弊於周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勸王攻周秦與天

下弊則令不行矣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

輕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

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

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徐廣曰一作最以收齊是周常不

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

徐廣曰陽城有負黍聚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贊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

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

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也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

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宋忠曰諡曰周民遂東亡

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黽狐徐廣曰黽音憚愚狐聚與陽人聚相近在洛陽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間後七

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緱緱氏東西周皆入于秦周

既不祀皇甫謐曰周凡二十七年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

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鄗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

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徐廣曰一作社秦滅周漢興九

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

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贊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為後疑

嘉是衛後故氏  
子南而稱君也  
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徐廣曰自周亡乙巳至元鼎四年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漢之九十四年也漢武元鼎四年封周也

史記五

秦本紀第五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  
徐廣曰皇甫謐云賜之玄玉妻以姚姓之女也

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栢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太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湣  
徐廣曰一作滑在西戎保西

藝川宅鳳園  
氏書

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九晏子春秋曰手裂虎兕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

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徐廣曰

云作石椁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地理志霍太山在河東疑縣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

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皇甫謐云去疑縣十

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

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温驪徐廣曰

曰温一作盜驪按郭璞驪郭璞云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驪耳之驪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云為馬細頸驪黑色馬驪赤者為棗驪驪馬赤也驪耳之驪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

綠耳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為名號驪按穆天子傳穆王有八駿之乘也西巡狩樂而忘歸郭璞曰紀年云穆王十七年

天子傳穆王有八駿之乘也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

趙氏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

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太几太几

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

徐廣曰今槐里也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

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

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

中湣以親故歸周係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

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

柏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

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

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

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

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徐廣曰秦仲之十八年也乃以秦

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毛詩序曰秦仲始大

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九晏子春秋曰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

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徐廣曰

云作石椁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地理志霍太山在河東魏縣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

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皇甫謐云去魏縣十

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臯狼

臯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温驪徐廣曰

曰温一作盜驪按郭璞云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驪耳之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云為馬細頸驪黑色驪郭璞曰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巡狩樂而忘歸郭璞曰紀年云穆王十七年

徐偃王作亂地理志臨淮有徐縣云故徐國尸子曰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

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徐廣曰趙城在造父族由此為

趙氏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

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臯旁臯生太几太几

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

徐廣曰今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

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

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

中湏以親故歸周係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

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

柏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

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

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

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

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徐廣曰秦仲乃以秦

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毛詩序曰秦仲始大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也 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

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

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

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

其弟襄公襄公為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

繆嬴為豐王妻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

歲餘復歸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

姒子為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

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

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

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

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駟駒徐廣曰赤馬黑鬣曰駟黃牛羝羊各三

祠上帝西時徐廣曰年表云立西時祠白帝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

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

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十

年初為酈時徐廣曰酈縣屬馮翊用三年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

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

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

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

之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諡為靖公徐廣曰文公之四十四年魯隱之元年靖公之長子

為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徐廣曰皇甫謐云葬於西山在今隴西之西縣靖公

子立是為寧公徐廣曰一作曼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徐廣曰郟之平陽亭遣兵伐蕩社

徐廣曰蕩音湯社一作杜二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皇甫謐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四年魯公

子翬弒其君隱公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也

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

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

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

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

其弟襄公襄公為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

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

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

姒子為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

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

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

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

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駟駒徐廣曰赤馬黑鬣曰駟黃牛羝羊各三

祠上帝西時

徐廣曰年表云立西時祠上帝

十一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

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

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十

年初為鄜時徐廣曰鄜縣屬馮翊用三年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

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

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

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

之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諡為靖公徐廣曰文公之四十四年魯隱之元年靖公之長子

為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徐廣曰皇甫謐云葬於西山在今隴西之西縣靖公

子立是為寧公徐廣曰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之平陽亭遣兵伐蕩社

徐廣曰蕩首湯社一作杜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皇甫謐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也四年魯公

子翬弒其君隱公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

字中子生也  
歲五十六年卒

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

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

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

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昧殺其

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

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昧殺其

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

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昧殺其

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

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昧殺其

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

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昧殺其

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

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昧殺其

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

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昧殺其

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

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昧殺其

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

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昧殺其

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

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昧殺其

有滅小虢  
虢在雍州

十二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

襄公而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

齊桓公齊晉為強國十九年晉曲沃始為晉侯齊桓公伯於鄆二

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

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曰今縣在扶風

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時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

來朝二年初伏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以狗禦蠱徐廣曰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也德公生

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

公長子宣公立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穢三年鄭伯

虢叔殺子穢而入惠王四年作密時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

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齊桓

公伐山戎次于孤竹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

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

其歲齊桓公伐楚至邵陵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虢虜虞君與其大夫

百里傒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傒以為秦穆公夫人勝於

秦百里傒亡秦走宛地理志南陽有宛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

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

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

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  
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  
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  
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  
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昧殺其  
君昭公十年伐邾冀戎初縣之地理志隴西有上邽縣應劭曰  
邽邽戎邑也冀縣屬天水郡十一年初縣

杜鄭地理志京兆有  
鄭縣杜縣也滅小虢班固曰西  
虢在雍州十二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

襄公而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

齊桓公齊晉為強國十九年晉曲沃始為晉侯齊桓公伯於鄆二

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

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曰今  
縣在扶風

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時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

來朝二年初伏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  
周時無至此乃有之以狗禦蠱徐廣曰年表云初作伏  
祠社磔狗邑四門也德公生

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

公長子宣公立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穰三年鄭伯

虢叔殺子穰而入惠王四年作密時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

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齊桓

公伐山戎次于孤竹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

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

其歲齊桓公伐楚至邵陵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虢虜虞君與其大夫

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

秦百里奚亡秦走宛地理志南  
陽有宛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

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

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

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徐廣曰餓一作餓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穢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穢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徐廣曰一作西翹案公羊傳曰河千里而一曲也服虔曰河曲晉地杜預曰河曲在蒲坂南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犇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徐廣曰一作倬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傒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

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卻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卻呂卻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卻呂卻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早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其飢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公孫子秦支曰飢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賈逵曰雍秦國都絳晉國都也十四年秦飢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號射曰因其飢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

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夷吾姊亦爲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

七牢

賈逵曰諸侯雍餼七牢牛一羊一豕一爲一牢也

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

子圉爲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卽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爲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爲懷公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強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

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也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殺阨矣二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

殺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

服虔曰繆公女為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

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

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

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三十四年楚

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

戰于彭衙杜預曰馮翊郿陽縣西北有衙城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

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

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

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

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

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

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吾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殺阨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

殺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

服虔曰繆公文

為秦三囚將請曰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

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杜預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衙城秦不利引兵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



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  
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  
忠信以事其上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  
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漢書百官表曰內史周官也孤聞鄰國有聖人敵  
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  
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徐廣曰奪一作徇為由余請以疏  
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  
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  
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登而后令內史廖以女樂一八遺戎王  
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  
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  
形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

人取王官及鄆

徐廣曰左傳作鄆駟案服虔曰皆晉地不能有

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

於是繆公乃自茅津

徐廣曰在大陽

渡河封殺中尸

賈逵曰封識之

為發喪哭之三日

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

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

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

服虔曰周備也

卒得孟明

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

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

皇覽曰秦繆公冢在橐泉

宮祈年

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

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

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

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

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

瑩代立是為康公康公元年往歲繆公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

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秦以兵送至

令狐杜預曰在河東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二年秦伐

晉於武城報令狐之役四年晉伐秦取少梁六年秦伐晉取羈馬

服虔曰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在秦為亂乃使魏讐餘

之魏邑大夫詳反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晉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

立共公二年晉趙穿弒其君靈公三年楚莊王強北兵至雒問周

鼎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桓公三年晉敗我一將十年楚莊王

服鄭北敗晉兵於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為會盟合諸侯二十四年

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二

十六年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桓公立二十七年

卒子景公立徐廣曰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也景公四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五年救

鄭敗晉兵於櫟杜預曰晉地也是時晉悼公為盟主十八年晉悼公強數會

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棫林而還徐廣曰棫音域駟案杜預曰秦地也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

公子圍弒其君而自立是為靈王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景公母

弟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

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三十九年楚靈王彊

會諸侯於申為盟主殺齊慶封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

復來歸秦哀公八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而自立是為平王十一

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為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

平王欲誅建建亡伍子胥奔吳晉公室卑而六卿彊欲內相攻是

以久秦晉不相攻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吳子胥伐楚楚王亡奔

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

楚王亡奔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

乃發五百乘救楚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三十  
 十六年卒太子夷公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為惠公惠公  
 元年孔子行魯相事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智氏趙簡子  
 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齊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悼公二年齊臣田  
 乞弒其君孺子立其兄陽生為悼公六年吳敗齊師齊人弒悼公  
 立其子簡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於黃池卒先吳徐廣曰外  
傳云吳王先歿吳疆陵中國十二年齊田常弒簡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十  
 三年楚滅陳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  
 年卒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灋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  
 其王城徐廣曰今之臨晉也臨晉有王城二十一年初縣頻陽地理志為翊有頻陽縣晉取武成二十四  
 年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趙韓魏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徐廣曰  
曰一本二十六二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應劭曰義渠北地也三十四年日食厲共

公卒子躁公立躁公二年南鄭反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十四  
 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毚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  
 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靈  
 公懷公孫也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三年城籍姑靈公卒  
 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  
 公子也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灋洛城重泉地理志重泉縣屬馮翊十六年卒徐廣曰  
曰表云下五年也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  
 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  
 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疆奪  
 秦河西地獻公元年徐廣曰丁酉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徐廣曰徙都之今萬年是也四年正  
 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大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  
 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

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周禮曰白與黑

謂之黼黻與青謂之黻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二十四年獻公

卒徐廣曰表云二十三年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矣孝公元年徐廣曰庚申也河山以東

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竝淮泗之間小國十

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

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

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

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

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

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

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

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

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

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地理志天水有獮道縣應劭曰獮戎邑音桓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

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

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

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其事在

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

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地理志曰河東有安邑縣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

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漢書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為令秩千戶至六百

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

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

會諸侯逢澤徐廣曰開封東北有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

鞅擊魏虜魏公子邛封鞅為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

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為秦施法  
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  
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  
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漢書曰商君為法於秦戰斬首賜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千石其爵名一為公士二上造三簪裹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 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

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為王五年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  
犀首官名姓公孫名 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  
徐廣曰今之華陰也 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

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  
地理志 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十一

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  
臘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

與魏十四年更為元年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韓魏

太子來朝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  
徐廣曰戎地在河上 七年樂池相秦韓趙

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  
公子渴韓太子負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

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陽  
地理志太原有中都縣 十年韓太子蒼來質伐取韓

石章伐敗趙將泥  
徐廣曰將一作莊 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樛里疾攻魏

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公子通封於蜀  
徐廣曰是歲王赦元年 燕君讓其臣子之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

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圜斬首八萬又  
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而  
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相壯  
徐廣曰一作狀 殺蜀侯來降惠王卒子武王立韓魏齊楚越  
徐廣曰一作趙 皆賓從武王元

年與魏惠王會臨晉

徐廣曰表云哀王

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

渠丹犁二年初置丞相

應劭曰承者承也相助也

樛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張儀死

於魏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南公揭卒樛里疾相韓武王謂甘

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

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徐廣曰韓邑也

魏太子來朝武

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臄

徐廣曰一作脉

八月武王死

皇覽曰秦武王家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為周文王家非也周文王家在杜中

族孟說武王

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芊氏號

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為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昭襄王元年

嚴君疾為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見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

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

徐廣曰迎婦於楚者

悼武王后出歸魏三年

王冠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

地理志漢中有上庸縣

四年取蒲坂彗星見五年

魏王來朝應亭

徐廣曰魏世家云會臨晉

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輝反司馬錯定蜀

庶長負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樛

里子卒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

晉帝記曰江夏有新市縣

齊使章子魏使公

孫喜韓使暴鳧共攻楚方城取唐昧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魏

公子勁韓公子長為諸侯九年孟嘗君辭文來相秦與攻楚取八

城殺其將景快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辭文以金受免樓緩

為丞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

徐廣曰鹽一作監

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彗星見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

秦即死歸葬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予楚粟五萬石十三

年向壽伐韓取武始

地理志魏郡有武始縣

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出亡奔

魏任鄙為漢中守

漢書百官表曰郡守秦官

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

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

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地理志河內有軹縣南陽有鄧縣冉免封公子市

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朝

秦以垣為蒲坂皮氏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徐廣曰

曰汲冢紀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向在軹之西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

呂禮來自歸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温任鄙卒二十年徐廣曰秦地有父馬生駒王之

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徐廣曰有牡馬生牛而死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

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

伐齊河東為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地理志西河有中陽縣二十三年

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

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又會穰秦取魏安城地理志汝南有安城縣至大梁燕

趙救之秦軍去魏冉免相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

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侯冉復相二十七年錯

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

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

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楚王走周君來

伐我江南白起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

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伐我江南

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

請和三十二年客卿胡傷攻魏卷地理志河南有卷縣蔡陽長社取之地理志潁川有長社縣

擊芒卯華陽破之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徐廣曰河內修武古曰南

陽秦始皇更名河內屬魏地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

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

攻齊取剛壽予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闕與孟康曰音焉與邑名在上黨涅縣西

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墓芷陽徐廣曰今霸陵四十一年夏攻魏取

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地理志河內有軹縣南陽有鄧縣冉免封公子市

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朝

秦以垣為蒲坂皮氏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徐廣曰

曰汲冢紀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向在軹之西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

呂禮來自歸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温任鄙卒二十年徐廣曰秦地有父馬生駒王之

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徐廣曰有牡馬生牛而死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

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

伐齊河東為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地理志西河有中陽縣二十三年

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

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鄆又會穰秦取魏安城地理志汝南有安城縣至大梁燕

趙救之秦軍去魏冉免相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

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侯冉復相二十七年錯

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

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鄆鄧赦罪

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楚王走周君來

王與楚王會襄陵地理志河東有襄陵縣白起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

郡及江南為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伐我江南

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

請和三十二年客卿胡傷攻魏卷地理志河內有卷縣蔡陽長社取之地理志潁川有長社縣

擊芒卯華陽破之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徐廣曰河內修武古曰南

陽秦始皇更名河內屬魏地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

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

攻齊取剛壽予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闕與孟康曰音焉與邑名在上黨涅縣西

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葬芷陽徐廣曰今霸陵四十一年夏攻魏取



邢丘懷徐廣曰邢丘在平臯駟案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于邢丘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太子

十月宣太后薨徐廣曰華氏葬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

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

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葉陽二云葉陽惺出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

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

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

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

秦軍分為三軍武安君歸王齧將伐趙武安君攻

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

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

免王齧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為蔡尉捐弗守還斬之五十

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為士伍遷陰密如淳曰當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張唐攻鄭

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齧攻邯鄲不

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徐廣曰魏有安陽縣

曰楚一作走攻汾城即從唐拔寧徐廣曰作曼此趙邑也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

初作河橋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

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

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

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

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三年天下來

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徐廣曰在大陽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

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

子為唐太后徐廣曰八子者妾媵之號姓唐而合其墓於先王韓王衰經人弔祠諸侯

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

厚親戚施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巳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

邢丘懷

徐廣曰邢丘在平臯縣案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于邢丘勒兵於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

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太子

十月宣太后薨

徐廣曰

葬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

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

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葉陽二云惺出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

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

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

垣雍

司馬彪曰河南卷縣有垣雍城

秦軍分為三軍武安君歸王齧將伐趙武安君攻

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

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

免王齧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為蔡尉捐弗守還斬之五十

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為士伍遷陰密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張唐攻鄭

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齧攻邯鄲不

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

曰楚一作走

攻汾城即從唐拔寧

徐廣曰作寧北趙邑也

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

徐廣曰魏郡有安陽縣

初作河橋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

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

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

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

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三年天下來

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

徐廣曰在大陽

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

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

子為唐太后

徐廣曰八子者妾媵之號姓唐

而合其墓於先王韓王衰經人弔祠諸侯

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

厚親戚施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巳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

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地理志河南梁縣有陽人聚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驁伐韓韓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駟按地理志漢高祖更曰河南郡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徐廣曰一作波波縣亦在河內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齧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秦却於河外蒙驁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三十六郡號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謂二世皇帝三年諸侯竝起叛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其語在始皇本紀中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郟氏莒氏

終黎氏

徐廣曰世本作鍾離應劭曰氏姓注云有姓終黎者是

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

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史記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馬川屯鳳臺  
氏閣南出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

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

政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

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

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

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文穎曰主

殿內小吏官名或曰侍從賓客謂之舍人也蒙騫王齮徐廣曰一作齮庶公等為將軍應劭曰庶秦邑王年少初即

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騫擊定之二年庶公將卒攻

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騫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騫攻

魏氏暘有詭徐廣曰暘音場歲大饑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

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驚攻魏定酸棗地理志陳留燕虛長平徐廣

曰一作干駟按地理志汝南有長平縣也雍丘山陽城地理志陳留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

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

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

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驚死以攻龍孤慶都徐廣

曰慶一作鹿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

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

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徐廣曰鶮一作鶮屯留蒲鶮皆地名也壁於此地時士卒死者皆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

重徐廣曰無重字馬東就食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

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小大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徐廣曰太

原郡更為毒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蔡

曰上者尊位所在也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休違但言上不敢媿言尊尊之意也巳酉王冠帶劔徐廣曰年二十二長信侯毐作亂而

覺矯王御璽蔡邕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如妾接於寢皆曰御御之親愛者曰幸璽者印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鈕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及太后璽以

左傳曰季武子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及太后璽以

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地理志斬年宮在雍

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

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

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內史肆佐弋竭

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為伏飛掌弋射者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縣首於木車裂以

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也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三歲及奪爵遷蜀

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

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徐廣曰甲子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

齧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

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

於雍而入咸陽說苑曰始皇帝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復居甘

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

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

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

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

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

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

長目擊鳥鷹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

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

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

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檮

楊徐廣曰檮音老在并州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

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

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徐廣

曰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

乃雨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軋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

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

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

雲陽韓王請為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地理志太原有狼孟縣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

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

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十八年徐廣曰巴郡出

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服虔曰山名在常山今爲縣音刑端和將河內

羌羸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羸盡定取趙地東陽得

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

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

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二十

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

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

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

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

平軍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

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強

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地理志汝南有平輿縣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

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徐廣曰淮一作江二十四年王翦蒙

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

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

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爲人飲食爲酺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

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

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

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

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

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

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

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

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

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待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也廷尉斯

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

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待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也廷尉斯

等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朝廷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

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

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與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

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已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

博士議曰漢書百官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

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也天子自稱

曰朕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臯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王曰去泰

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

之口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也制曰朕聞太亡有號毋諡

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

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諡法周公所作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

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鄭玄曰音亭傳以為周得火德

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

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

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十為符六尺為步贊更名為河曰德水

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

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

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

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

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

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欲后勝計絕秦使

秦皇御覽  
卷之六  
心皇人皇最  
貴



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欲后勝計絕秦使

谷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

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

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待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也廷尉斯

等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朝廷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

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

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

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已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

博士議曰漢書百官表曰博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

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也天子自稱

曰朕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臯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王曰去泰

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

之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也制曰朕聞太亡有號毋諡

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

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諡法周公所作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

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鄭玄曰音亭傳以為周得火德

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

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

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攢曰水數六故以六為名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更名河曰德水

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

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

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

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

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

泰皇御覽  
人皇人皇最貴

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

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

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

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三十六郡謂河南上

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

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

郡郡置守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

大酺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徐廣曰音巨金人十二重

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

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北據河

為塞竝陰山地理志西河有陰山縣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

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

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南臨渭自雍門徐廣曰在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

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

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

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自

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黃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

楚江湖之上瀆海之觀罪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韋昭曰鄒

在其北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

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

壇而祭之者聖王封泰山禪亭亭或梁父皆太山下小山除地為壇祭於梁父後改壇曰禪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

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

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

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

五大夫第  
九

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徐廣曰靡不清淨

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竝勃海以東過

黃腫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腫縣窮成山登之罘地理志之罘山在腫縣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

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地理志云越王勾踐嘗治琅邪縣起臺館復十

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

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

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

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

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

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

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

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

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

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係終無寇賊驩

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士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

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

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

列侯張晏曰列侯者見序列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

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

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

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

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

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

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應劭曰武關秦南陽通南陽文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

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弘農界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狼沙中

地理志河南陽武縣有博狼沙

爲盜

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

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

徐廣曰燁克善反

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

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字縣之

中

字宇宙縣亦縣

承順聖意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

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

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

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災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

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

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

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

上黨入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

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

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

太原真入

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

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

皇為微行咸陽張晏曰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也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

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

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高誓刻碣石門徐廣曰一作盟壞城郭決

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

罪徐廣曰復一作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

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

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

徐廣曰久作分莫不安所群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

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

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始皇

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

者音直一人贅婿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韋昭曰今鬱林是也

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廣曰在金城竝

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築亭障以逐戎

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甫謚云彗星見三十四年適治

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

為壽僕射周青臣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

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

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

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史記

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

皇為微行咸陽張晏曰若微賤之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

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

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高誓刻碣石門徐廣曰一作盟壞城郭決

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

罪徐廣曰復一作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

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

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

莫不安所群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

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

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始皇

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

諸嘗通亡人贅壻瓚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韋昭曰今鬱林是也

象郡韋昭曰今日南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廣曰在金城竝

河以東服虔曰並音傍傍依也屬之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

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築亭障以逐戎

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甫謚云彗星見三十四年適治

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

為壽僕射周青臣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

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

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

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  
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異時諸侯竝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  
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  
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竝作  
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作知以非上之  
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  
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各異  
平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  
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  
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已以

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

學法令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縣

抵雲陽徐廣曰表云道九原通甘泉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

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

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

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

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各之作宮阿

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

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

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

見知法奉時已

五

作

史記

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  
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異時諸侯竝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  
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  
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竝作  
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作知以非上之  
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  
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  
取以為尚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  
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  
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已以

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黔為城曰

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

學法令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縣

抵雲陽徐廣曰表云道九原通甘泉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

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

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

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

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各之作宮阿

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

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

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

見知法秦時已久



主在仙苑  
十三年四月

入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快願上所居宮毋令

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  
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  
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  
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  
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  
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  
皇帝幸梁山宮徐廣曰  
在好時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  
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  
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臣受決事  
悉於咸陽宮侯生說苑曰韓  
客侯生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  
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

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  
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  
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  
三云并力不驗輒死然侯星氣者  
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  
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  
十斤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  
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  
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  
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徐廣曰二云  
欲以練求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  
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徐廣曰  
一作問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  
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詖言  
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  
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

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惓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徐廣曰在好時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說苑曰韓客侯生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

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三云并力不驗輒死然侯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徐廣曰三云欲以練求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徐廣曰一作問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

徐廣曰表云徙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拜爵一級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

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

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

至地為石徐廣曰表云石書隕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

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

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調弦之秋使者從關

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瀄池君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

王居鑄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瀄池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

皇也服虔曰龍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也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

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

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

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

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

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

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音折水波惡乃西百

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

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

有七年見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群臣

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

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眾自疆暴虐恣行

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

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徐廣曰音息暴悖亂賤滅亡聖德廣密

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

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節省宣義徐廣曰省作非

徐廣曰表云徙於北河榆

中耐徙三處拜爵一級

徐廣曰表云石書隕

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

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

皇也服虔曰龍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也

徐廣曰表云徙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拜爵一級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

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

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

至地為石徐廣曰表云石書隕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

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

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秋使者從關

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

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瀉池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

皇也服虔曰龍人之先象也言王亦人之先也應劭曰祖人之先龍君之象也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

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

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

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

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

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

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音折水波惡乃西百

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

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

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莊群臣

誦功本原事跡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

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眾自疆暴虐恣行

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

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徐廣曰音息暴悖亂賤滅亡聖德廣密

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

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徐廣曰省一作非

男弟義程 字在修 東 十二 下 二 八

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

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誠夫為寄殺殺之無罪男并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  
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竝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眾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徐廣曰渡河而西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

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伏臘曰王乘輿路車行符璽事所未

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死處

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

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

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

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

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

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

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徐廣曰在常山抵九原會暑上

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

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

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曰在銅錮

漢書本紀不可  
詞錄六詳載  
之斯信以書史  
罪也

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殺殺之無罪男并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安和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地理志丹陽有江乘縣竝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鯨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徐廣曰渡河而西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

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伏臘曰王乘輿路車行符璽事所未

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徐廣曰年五十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死處

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

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

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

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

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

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

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行遂從井陘徐廣曰在常山抵九原會暑上

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

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

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徐廣曰在銅

漢書本紀不可  
河蘇之詳載  
之斯信以書也

鑄塞而致樽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

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

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

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其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

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

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二世皇帝元年二十

徐廣曰表云十月戊寅大赦罪人趙高為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

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

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

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

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

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

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

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

旁著大臣從者各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

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

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昧

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

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

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

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

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

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

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

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

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  
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  
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  
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  
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  
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寶贊  
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  
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  
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  
群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  
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  
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

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  
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  
芻橐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  
月戌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李奇曰張大楚國也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  
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  
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漢書百官表曰謁者秦官掌贊贊受事使  
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群盜郡  
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  
日善服虔曰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

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豐東南二十里兵數十萬二世大  
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  
盜已至眾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

故稱少府



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  
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  
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  
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  
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  
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寶贊  
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  
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  
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  
群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  
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  
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

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

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

芻橐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

月戌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李奇曰張大楚國也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

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

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漢書百官表曰謁者秦官掌贊受事使

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群盜郡

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

田儋服虔曰音負擔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

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豐東南二十里兵數十萬二世大

驚與群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

盜已至眾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

故稱少府

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晉灼曰亭名在

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曰好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

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

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為

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

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禁中者門戶

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

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

群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

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

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飯徐廣曰呂靜云飯器謂之簋啜土形

如淳曰土形飯器之屬瓦器也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

之海身自持築重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

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

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

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

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

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

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

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章

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

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

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

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

離邨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徐廣曰一作卯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

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

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

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

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

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

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

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

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陟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

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

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

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徐廣曰

云郎中令趙成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

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

廬設卒甚謹西京賦曰微道外周千廬內傳辭綜曰士傳宮外向為廬舍畫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樂遂

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死者數

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

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

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

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蔡邕曰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皆謙類誅殺無道天下

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

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

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

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

此特叙出見秦  
公于齊為  
以不立建故  
二亦五三記

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應劭曰霸水在長安東三十里古者天子敵也係頸者言欲自殺也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卽係頸以組白馬素車應劭曰沛公沛公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駟案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二里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

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爲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柏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徐廣曰耰田器音曼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駟案鶡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後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秦使章邯將而

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眾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事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執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執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徐廣曰大一作小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

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紆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執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

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張晏曰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王

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

下之士合從締交

漢書音義曰締結也

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

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

有寧越

徐廣曰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必寧越也

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

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

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

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

余力而少仇如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

徐廣曰鹵鹵桶也

因利乘便宰

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

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振長策

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

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楸朴

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

韋昭曰越有百邑

以為桂林象郡百越

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

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

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

應劭曰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已也

殺豪俊收天下

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

華為城

徐廣曰斬一作踐駟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城

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

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張晏曰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

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

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

下之士合從締交

漢書音義曰締結也

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

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

有寧越

徐廣曰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必寧越也

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

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

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

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

徐廣曰鹵鹵楯也

因利乘便宰

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

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振長策

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

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楸朴

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

韋昭曰越有百邑

以為桂林象郡百越

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

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

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

應劭曰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已也

殺豪俊收天下

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

華為城

徐廣曰斬一作踐駟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城

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

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天下以

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壘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甕為窗也亡

隸之人如淳曰古氓字氓民也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

辟屈在十百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

下雲集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陳涉之位非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矜槿也如淳曰耰椎塊椎也

非鏃於句戟長鎩也徐廣曰鏃一作鉅駟案如淳曰長刀矛也又曰矛刃下有鐵橫方上曲勾鏃音所拜反適戍之眾非抗

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

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漢書音義曰絜束之絜

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

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

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執異

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徐廣曰一木有此篇無前者秦孝公已下而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二十餘郡繼此未也以養

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

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

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

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

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

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

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



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天下以

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壘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甕為窗也吐

隸之人如淳曰吐古氓字氓民也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

辟屈在十百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

下雲集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章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陳涉之位非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矜權也如淳曰耰椎塊椎也

非鏃於句戟長鎩也徐廣曰鏃一作鉞駟案如淳曰長刀矛也又曰矛刃下有鐵橫方上曲勾鏃音所拜反適戍之眾非抗

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

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漢書音義曰絜束之絜

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

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

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執異

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徐廣曰一本有此篇無前者秦孝公已下而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繼此末也以養

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

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

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

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

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

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

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

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徐廣曰一作短小襦也音豎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磬磬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

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

徐廣曰一無此上五字

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

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籍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襄公立饗國十二年初爲西峙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靜公靜公不享國而死生憲公憲公饗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地理志焉衙有衙縣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饗國六年居

西陵庶長弗忌成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葬衛武公立武  
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徐廣曰一云居平封宮葬宣陽聚東南三庶長伏其

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墓陽初  
伏以御蠱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葬陽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

年居雍之徐廣曰一作走宮葬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  
致霸葬雍繆公學著人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葬均

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  
二十七年居雍太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

高寢葬丘里南生畢公徐廣曰春秋哀公畢公享國三十六年葬車里北生夷  
公夷公不享國死葬左宮生惠公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生

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刺龔公刺龔公享國三  
十四年葬入里徐廣曰一作人生躁公懷公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

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徐廣曰一作彗星見懷公從晉來享國四  
年葬櫟圉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櫟

公生昭子昭子生靈公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  
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惠公享國十三年葬

陵圉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出公自殺葬雍獻公享國二十三年  
徐廣曰靈公子葬踰圉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葬弟圉生惠文王其十

三年始都咸陽惠文王享國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  
享國四年葬永陵徐廣曰皇甫謐曰葬畢今安陵西畢陌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蔭陽生

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三年葬  
蔭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爲市十年爲戶籍相

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  
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

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二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享國三十七年葬酈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

丑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始皇初為

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

於後皇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

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

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

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

之不得畱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

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蔡邕曰黃屋者蓋以黃為裏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

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

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

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

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

鸞刀祭祀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

向使嬰有庸主之木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

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林無所復

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

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二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享國三十七年葬酈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爲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

丑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始皇初爲

秦王年十二也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

改令施於後皇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

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

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

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

之不得畱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

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蔡邕曰黃屋者蓋以黃爲裏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

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

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

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

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

鸞刀祭祀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

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

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且之材無所復

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

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鄫春秋

不名春秋曰紀季以鄫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請設五廟以存姑姊妹也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

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徐廣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臣

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

史記六終



史記六終

